



香椿树

罗治台

那年,我回故乡给父母扫墓。我是先晚上赶到故乡的,在弟弟家住了一夜。第二天清晨,我就早早地起了床,一个人踱到村外,沿着小路爬上了河堤。

我的故乡是一个两三百户人家的村落,一面靠着湘黔铁路,一面傍着小河。儿时的小河很野,每年夏天小河总要涨几次大洪水,水位也总要漫延到故乡的井边。一涨水,村里会水的男子汉们就守候在河边,捞上上游漂下来的木材,有时能捞上好几根,有时一根也捞不着。

如今小河温柔多了得缘于20世纪60年代末上游修了小水电站和排灌站。水流被控制了,河床也就变得瘦瘦的了。后来,农业学大寨,乡亲们又在河边上修了一条百多米的河堤,原先几十上百亩的荒洲被圈了进来,也开垦成了良田。

爬上河堤,举目四望,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一片。昨夜才下过雨,水珠儿点缀在田间紫云英的叶片上,真是可爱极了。

河堤上有一排高高的香椿树。椿树才吐出芽儿不久,一片嫩嫩的紫红。有几个小孩正拿着一头绑着镰刀的长竹杆在树下采摘椿尖。我知道香椿苗拿到城里是可以卖个好价的,椿尖炒鸡蛋常常是城里主妇们心仪的菜谱。如今一些饭店宾馆也有这么一道菜了。

趁着采椿孩子们歇息的片刻,我趋上前去试探地问他们是不是拿去城里卖。一个稍大的孩子说不是,是自己吃。我说自己吃用得着这么多吗?还是那个孩子说,我还要给奶奶婶们送去。呵,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我情不自禁地多打量他几下,小孩圆圆的大大的眼睛,我想从中推断出他的父亲或爷爷,我十几岁离开故乡算来也有四十多年了,四十岁以下的除了侄辈,我是一个也不认识的,然而,我失败了。

“你的爷爷叫什么名字?”我又问道。“我不告诉你。”孩子眨巴着大眼睛调皮地说。

我无计可施,只好转了话题说:“你们随意在树上采摘椿尖,难道栽树人没意见?”

“不会有意见的!他已去世许多年了。”“他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听爸爸妈妈说他是……”没想到,孩子们说出来的是我父亲的名字,不过是外号,但我能接受。

父亲是农民也是篾匠。篾活是祖传的,父亲常说与他的兄弟相比,他只能算个“籐匠”。这不是谦词,的确,父亲的篾活很糟糕,他只能补些旧货,而我的伯伯叔叔却能编组各式各样的新货。特别是伯伯,他能在篾席上织出鸳鸯戏水的图案。周围大户人家嫁女娶媳都请他打一些篾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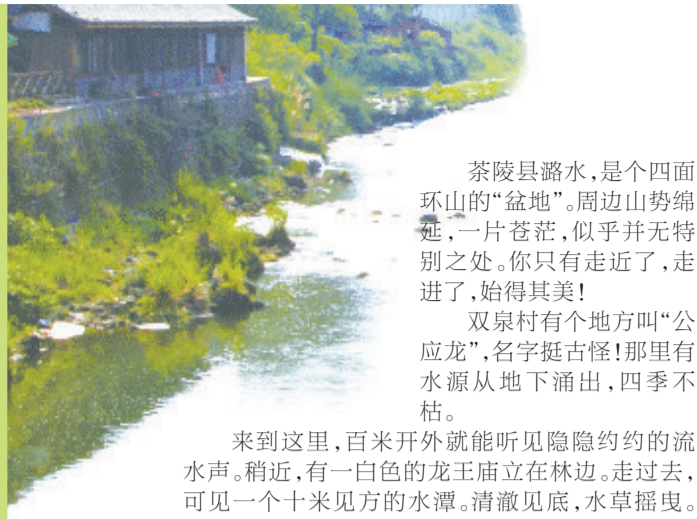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的手艺不行却好结交手艺人,什么木匠铁匠箍匠剃头匠他都合得来,因此,1958年他就成为全乡第一任“手工业合作社”主任。父亲还是全乡1949之后的首批共产党员。不过,在子女的眼里,父亲的党员当得很窝囊,除了没给崽女带来点好处外,自己还在1959年冬的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挨了同志们的批斗,跪了劈柴块,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,留党察看两年,撤销了主任的职务等处分,不得不回到村里重新拾起篾刀与锄把。

父亲的晚年是压抑的,请他做篾匠的越来越少了,论干农活,他远远不如家里三个儿子。因此,他的“老党员”称号常被我们嘲笑。我们常拿父亲与同批入党的人来比,说别人都是老干部,老了有退休金拿,有的还给农村崽女解决了工作,而父亲什么都不是,还连累了大哥在部队没有提上干。

后来,村里让父亲护堤,专干得罪人的活。父亲护堤很认真,无愧于老党员称号。他知道田土对农人的重要,堤内有几十亩好田,能养活几十口人。冬天他自觉地挑沙石加固,春天就在堤上植树。父亲说自己之所以热衷植树,一是护堤需要,二是赎过。他说他在任全乡手工业合作社主任期间,瞎指挥砍了许多竹木,临死之前就多栽几棵树来弥补一下先前的罪过吧,堤上的香椿树就是那时栽的。

父亲很爱护树,要是有谁将牛拴在堤坡的树上,他准会毫不客气地大叫大嚷,给人下不了台,为此,他得罪了不少人。父亲的嘴巴确实有点肆意,我的嘴巴也任性,大概是继承。遥想当年,父亲之所以挨同志们的“整风”,也就是因为嘴巴的错,是嘴惹的祸。

20世纪末,父亲就长眠于地下了,他的嘴巴再也不会讨故乡人的嫌了,而他手植的树却真真实实地点缀了故乡的风景和故乡人偶尔的餐桌。



散文

落水之美

谭红明

茶陵县落水,是个四面环山的“盆地”。周边山势绵延,一片苍苍,似乎并无特别之处。你只有走近了,走进了,始得其美!

双泉村有个地方叫“公应龙”,名字挺古怪!那里有水源从地下涌出,四季不枯。

来到这里,百米开外就能听见隐隐约约的流水声。稍近,有一白色的龙王庙立在林边。走过去,可见一个十来见方的水潭。清澈见底,水草摇曳。近岸水浅处,阳光透过旋动的水面照射在水底岩石上。血红、晶黄、黝黑相间的石底映衬着水边碧绿的叶子,如梦似幻,仿佛一副神秘莫测的油画。

潭水与山脚巨石相接处,有三股水流从下往上涌出水面,这就是相传的“不枯水源”了。往上翻过一小坡,下面是一个高约三米的洞。洞口处可见洞壁上钟乳石的雏形。进去10米左右,有一条暗河静静流淌着。水从山体内流出,然后隐没在岩石之下。原来外面的水,便是从这里流出去。洞内幽暗阴森,冷气扑面。相传每至大旱,落水附近的农人便来这里祈雨。他们会带上几只鸭子,从洞口潜入暗河。至水面开阔处把鸭子放了,然后使劲追赶。鸭子拼命扑打着翅膀并发出“嘎嘎嘎”的惊叫声,意在吵醒在洞穴深处熟睡的龙王,给当地降雨。因为有求必应,大家便给此处的龙王取名为“公应龙”。

水潭和溶洞之间的山坡上,树木丛生,洁白的芡尾花随处可见。有如巨蟒般盘绕纠缠的古藤,主干上还长出一串串紫色的花朵,宛如风铃。留心脚下,你还会遇见一朵翠绿色的花。花朵盛开在植株的顶端,下面几片宽大的叶子围成一圈,那就是神奇的七叶一枝花。

落水这个地方属于石灰岩地质,有溶洞。最出名的是颜家里的狮子岩。整座山像一头卧着的雄狮,因此而得名。沿其头部左边前行50米,然后往上攀20米左右,有个两米高的拱形洞口。洞内一片漆黑,须打开手电才能行走。渐渐开阔,四周洞壁上遍布石笋、钟乳石。抬头看,顶上一块石壁居然是淡淡的蓝紫色,透出一种天然的高贵感。

走过去,洞内完全是钟乳石的世界了。两边的石壁悬挂着连绵的褶皱石帘,仿佛一袭土黄色的舞女裙裾,正随风摆动。转过几个弯,斜上方的角落里闪出一只石兽。仔细一看,酷似一只小恐龙趴在角落里,正仰头审视着我们这些陌生的入侵者。

再往前,右边石壁上有一狭窄的洞口,可穿岩而过。当地人用红漆在洞口旁写有“逍遥洞”三个字。

走进来,里面别有天地。洞顶上悬着许多如棋子大小的小圆柱,极像冬天屋檐下晶莹剔透的冰凌。被手电的光一照,折射出蓝莹莹的光,璀璨夺目。再往前,咦,那不是一头小象吗?原来,道路中央形成了一个厚墩墩的椭圆形石像。从侧面看去,它身子后仰,鼻子拖到地上,像是一头蓄势欲跑的小象。

走到尽头,右边又有一岔洞,侧面方可进入。有一个自然形成的水池,方桌大小,三面被钟乳石拥着,有如刚刚拉开的帷幕。侧面是一道漂亮的石帘。它如同茅草屋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雪,又渐渐融化,透出点黄色的底子。

出了洞,正感慨造化的神奇。同事说:“这没什么,那边的山头还有一个洞内更宽阔漂亮的观音岩呢!”

真是令人向往!农元村的邓家里有一块“原始森林”,一听就让人向往之。

那是一条狭长的山谷,谷内长满了参天大树。这里一直被禁止砍伐。于是,今天才能够看到超越三四层楼高的枫树、樟树、松树……不然,以落水曾经盛产煤矿和水泥的特点,那些大树早就被伐个精光了。

走进林子,浓阴遮蔽,抬头几乎不见阳光。有的树干上紧紧地巴着一两根褐色的长藤。这些藤蔓往两边伸出了整整齐齐的细根,深深地扎进树皮,极像蜿蜒上行的巨型蜈蚣,模样挺狰狞。在林子里走,你还得小心些。这里有一种长满了刺的荆棘树,当地人称之为“钵树”。它从树干到树枝,布满了长约一寸的硬刺。轻轻一碰,即刻让你鲜血直流,疼痛难忍。地面上铺满了灰色的落叶与黑色的枫球,有的树下还长着密密麻麻的幼苗。稍开阔的地方,则排列着深深浅浅的泥坑。那是谁挖的?原来是成群的野猪在觅食,翻开泥土找带甜味的树根吃。好家伙!看来这里是它们的天堂。

走出林子,外面是灌木丛,其间夹杂许多南方常见的那种大拇指粗细的竹子。这里,是寻找小竹笋的好地方。你得低头弯腰拨开竹竿,钻进竹林,细心寻觅。最好的是钻出黄土长约20厘米左右的那种胖胖的笋。它结实有肉,鲜嫩味美。拔笋的时候还得小心对付,需用手贴在地面攥紧它,轻轻往外一压;然后,抓住根部使劲拽,把隐藏在泥土中的那部分顺出来,才是最美味的。

春夏初时节,来路水看山、看水、看洞吧!走在回去的路上,你可以提着一袋新鲜的小竹笋,心里一定是美滋滋的。



神农风

株洲(组诗)

刘克胤

三十二年前我到株洲,头十年居董家垅。不分阴晴雨雪,一年四季我都抽身行走在座城市,或吊古,或惜情。今记点滴,略表深衷。

徐家桥

麻石板铺一条路,徐家桥外亦知名。可怜夜半风吹去,无怪风多摧老成。

空灵寺

千秋壁立石礁上,金瓦鳞鳞檐欲飞。空灵寺傍空灵岸,袅袅青烟看入微。

石峰山

石峰山下一江流,日不休来夜不休。倒影青山流不去,偏偏红叶恨离舟。

梧桐树

情深十里老梧桐,无事犹来入梦中。最是撩人春欲暮,满城飞絮乱西东。

古桑洲

了却因缘了却愁,谁人参透古桑洲。耳边风雨千秋过,独坐江心看水流。

资福寺

请来大木造丛林,资福寺开香火新。静气侧身听市井,喧嚣正对南大门。

董家垅

凤凰山上要流云,不觉归来醉夕曛。十年难解董家垅,一曲秋风夜夜吟。

小小说

夫妻

肖又铮

在通往新城公共汽车九湾停车点红色站牌不到500米的地方,禾苗青青,绿树遮天,每个星期日下午大约三点钟的时候,一对老夫妻手拉着手,并肩缓缓前行。

“你看,汽车快到了。”大概是听到汽车呼啸的声音,老头手指前方,惊讶地对老伴说。这时,他们加快了脚步,没几分钟就看到一辆绿色公共汽车,正迎面开来。他们牵着的手,却没有放松,直到汽车在站牌旁停了下来。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。满头银发的老头,看着站牌下三个人都上了车,他还舍不得让老伴上车。汽车发动,老伴在车窗挥手再见,他依然站在站牌下,一动不动,直到汽车的背影完全消失,几分钟后才往自己家里蹒跚而行。晚上躺在床上,梦中好似仍然站在汽车停靠点,眼前浮现的是老伴穿着紫色裙装、背着蓝色挎包的背影。

这对老夫妻相濡以沫快40年了,老头姓赵,65岁,老伴姓王,63岁,是村里老幼皆知的模范夫妻,又是勤俭持家、热爱集体的好村民。只因有了小孙子,这些年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,老伴要到城里给儿子看孩子。儿子小赵在城里上了大学,安了家,有了孩子,儿子也想让父亲和母亲一起来城里,可当爷爷的老赵列出一大堆理由,拒绝了,家里得有人看,鸡、狗要有人喂,还有门前一亩田禾苗、后山12棵桔树,要有人管……总之,离了他那是万万不行的。小赵知道父亲的脾气,没有坚持。

每次老赵送老伴到汽车站坐客车,直到远去的车变成一个黑点,再也看不见了,才转过身点一支烟,寂寞地往回走。路上有人风趣地对他讲:“你成了孤家寡人了?”他只是“嘿嘿”笑两声。一到晚上,睡梦中,他常常看到老伴熟悉的背影。

老赵家有红砖砌成的两层小楼房,上下七八间屋,这下全冷清起来,只有老赵自己一个人进进出出。老伴在城里也很不习惯,虽然儿子孝顺、媳妇体贴,她还是想远在乡下的家,还有不会做饭的老赵,他爱在晚上喝点米酒,谁来管着他?禾苗要追肥了,他忙得过来吗?想着想着,她眼睛就会湿润,怕被儿媳和孙子看到,连忙擦掉流出来的眼泪。过了一些日子,每天盘算着儿子和媳妇放假的时间,站在阳台窗前数着手指,只要知道他们该休假了,就立即拿起早就收拾好的蓝挎包,飞快地赶到汽车站,乘坐开往九湾的车。

有一次,她回到家,正碰上老赵吃晚饭,饭桌上放着一碟炒辣椒,一碟蒸辣椒,时至初冬,吃的却是一盒冷饭,他坐在凳子上,喝着一杯米酒。她看着看着,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。她想,快七十岁的人,忙乎了一整天,就这么将就着怎么行?于是在家时间,炸肉丸子,炒鸡肉片,做不少好吃的菜,放进冰箱。她还洗呀扫呀,将屋子里里外外,清扫得干干净净。老赵坐在堂屋,抽着烟,时而笑两声,“老婆,歇息一会儿吧。”晚上和老伴睡在一起,本可安心睡大觉,不知怎的,一闭上眼睛,脑子里依然浮现老伴去城里的背影……

现在,梁同学在朋友圈里很活跃,三观极正。很庆幸有微信朋友圈,“发小”能在圈里保持着联系,当然,更幸福的是随时能联系约饭的,比如我和妹子,想见面随时都有可能,前几天还见了面的。



投稿邮箱:
zzfkwy@163.com

随笔

发小

罗小玲

发小源自北京话的一个方言词,是指父辈互相认识,从小一起伴随长大的玩伴,长大后又经常在一起的朋友,常用于口语。作为株洲土生土长的曾经的大厂子弟,发小,还是不少的。

妹子和我是绝对的发小。据我们共同回忆,曾经的湘江氮肥厂子弟学校1989年高中毕业的一批人里,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,长达11年(我们那时候小学只读5年)都在一个班的,我俩和现在广州某大学工作的梁同学是一拨。我和她的认识比上小学更早,我们的母亲都在湘江氮肥厂的新氨库上班,很小的时候,她家住在新氨库旁边,厂里的四号卫门那里。我们最早的玩耍点就在新氨库,那是一个随时都充斥着氨味的地方,偶尔氨味会浓到让人感觉到要窒息。好多年以后,常有新闻,说某地的化工厂漏氨事故如何如何,想起自己从小就在氨库玩耍,经常吸氨味,还有点不可思议。

妹子家之前跟我住在同一个生活区,离清石广场近,后来她搬到离响石广场较近的地方。距离的增大,并未隔断我们的往来。上高中后,寒暑假只要不补课,我大多都窜到她家去玩了。她哥哥只比我们高一个年级,是疯狂的足球爱好者,对小丫头不屑一顾,我每次去妹子家,会有意识地避开他,那个年代的哥哥鄙视小孩子的目光都有点吓人。我完全没想到的是,几十年后,这个哥哥成了株洲市徒步圈里的名人,西藏骑行、尼泊尔步行、远征南极,让我们佩服到五体投地。他去南极时曾想借道巴西,看看自己喜爱的球队生活的国度,没想到拒签了,我都替他惋惜。即使现在不太踢球了,足球仍然是他心中的最爱吧。

住响石广场附近时,妹子家那栋楼旁边,有一栋颇具工厂特色的平房。这栋房子应该是废弃的仓库,印象中缺了屋顶的。里面住了好几户人家,都是半边户,自己在仓库中搭起的住房。半边户是从前大厂的特色,大多是父亲在厂里上班,母亲从老家过来的。我站在妹子家的阳台上,可以看到平房里这些人出出进进的,他们的孩子跟我们在一个学校,但真正能够玩在一起的不多,孩子的世俗是本能的,会自动自觉根据住房结成伴。我常常觉得这些家庭不容易,若干年后,同学们聊起当年住在这里的哥哥姐姐考了名牌大学,发展得相当不错时,我不禁感慨,只要努力,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

在广州的梁同学与我们也有11年同班经历。高三毕业的时候,大家去衡山毕业游,聊来聊去,才发现我们三个的这个共同点。梁同学的母亲和姐姐都是学校的老师,他上学时年龄比较小,又是男孩子,即使大家住的地方隔得很近,在学生时代也未能成为朋友。说是“战友”更贴切些,初中时曾一起被选拔参加全市学生的抢答赛,我们这个代表队拿到了不错的成绩,可惜没有奖状之类留下来。高中的时候,我曾经短暂跟他同桌,通常他是这个课做那个课的事情,也没耽误过学习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高一上英语课,他在读中文版的《雪莱诗选》,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是我开小差时瞥到的。下了课,他在黑板上画围棋棋盘,有时候一个人在操场练篮球、足球,有些与众不同。高二分科,梁同学说自己填了文科,说的时侯,很雀跃,“老婆,歇息一会儿吧。”晚上和老伴睡在一起,本可安心睡大觉,不知怎的,一闭上眼睛,脑子里依然浮现老伴去城里的背影……

算足励志教育了。现在,梁同学在朋友圈里很活跃,三观极正。很庆幸有微信朋友圈,“发小”能在圈里保持着联系,当然,更幸福的是随时能联系约饭的,比如我和妹子,想见面随时都有可能,前几天还见了面的。

现在,梁同学在朋友圈里很活跃,三观极正。很庆幸有微信朋友圈,“发小”能在圈里保持着联系,当然,更幸福的是随时能联系约饭的,比如我和妹子,想见面随时都有可能,前几天还见了面的。

